



維港看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歐美多國領袖聚集巴黎舉行紀念活動，媒體報道的焦點不是主人家法國總統馬克龍，而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特朗普因為下雨沒有親自到美軍公墓獻花致祭、沒有跟隨各國領袖在雨中慢步悼念一戰死難者、沒有出席論壇等等，甚至連他和誰握手，都成為傳媒報道重點，筆者最感興趣的是特朗普在這次活動期間的兩次握手。

第一個是特朗普和馬克龍的握手，電視鏡頭給兩人握手來一個大特寫，有中文報紙用「鉗握」形容馬克龍出手和特朗普被握手，更有照片顯示，握手之後特朗普的手背上有明顯手印，證明著名的「特朗普握手」這一次被馬克龍完勝。

「特朗普握手」被認為是特朗普外交手段之一，對手稍不留意就會吃啞巴虧，未進入正題已先輸氣勢，而最喜歡與特朗普握手較勁的外國元首，非馬克龍莫屬。去年七月十五日，特朗普在巴黎出席完法國國慶閱兵之後，離開時與馬克龍邊走邊握手談笑，台灣中天新聞播出一段現場視頻，見到特朗普突然用力一拉，馬克龍身體失去平衡，差點

特朗普和馬克龍、普京的握手

郭一鳴



◀ 特朗普與馬克龍握手是禮儀，也是角力 資料圖片

跌倒，但依然保持風度，繼續與特朗普談笑，在場的兩位第一夫人也好像沒事發生。這段視頻被放上YouTube，馬克龍無辜被玩了一回。前度劉郎今又來，四十一歲的馬克龍這次先發制人，施展一招鉗術，終成功制服七旬老漢特朗普，報了一箭之仇。

特馬握手較勁不僅給傳媒提供報道花架

，更重要的是，此舉折射出美國和歐盟的微妙關係。大會鏡頭前的特朗普面露不快，當然不是因為馬克龍用鉗手術回敬他，而是馬克龍致辭狠批民族主義，擺明矛頭是針對他。而在此之前，馬克龍公開提出歐洲要建立自己的軍隊，以保護歐洲及抵禦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的一番言語，更加惹火，特朗普甫

抵巴黎即迫不及待在twitter發文炮轟馬克龍上述這論「非常具侮辱性」。結束巴黎訪問後，他又在twitter連發四條針對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帖文，語氣十分火爆及具挑釁性。

特朗普於當地時間十三日發文：「馬克龍建議打造自己的軍隊以保護歐洲抵禦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侵略歐洲的）是德國，那會對法國產生什麼後果？在美國（軍隊）來到之前，他們（法國人）正在巴黎學習德語。趕緊給北約掏錢！」一個多小時後，特朗普就貿易議題繼續發炮：「法國能生產優質葡萄酒，但美國也能。問題是，美國很難將葡萄酒售給法國，法國徵收高關稅，而美國徵收極低關稅，法國葡萄酒能輕易進入美國。不公平，必須改變！」十分鐘後，特朗普再發文回敬馬克龍所謂民族主義的指控：「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名字）在法國遭受極低的支持率（26%），和幾乎高達10%的失業率」，又稱「沒有任何國家比法國更『民族主義』」。一分鐘後，特朗普發帖嘲諷：「讓法國

再次偉大。」

不過，馬克龍不是孤軍作戰。德國總理默克爾出席紀念活動兩日後在斯特拉斯堡向歐洲議會發言，直言不諱稱「我們應該為有朝一日組建一支真正歐洲軍隊的願景而努力」、「我們可以依賴別人的時代已經過去」。默克爾所指的「別人」到底是誰，大家心照不宣。

德法作為美國在歐洲最重要盟友，過去也曾對美國說不，當年小布什以擁有大殺力武器為名，揮軍入侵伊拉克，德法兩國斷然拒絕出兵。而這次德法要釜底抽薪，另起爐灶。北約軍事同盟是二戰後歐美關係的基石，冷戰結束後依然如是，現在這塊基石已經開始動搖，這一切都是特朗普在「美國優先」口號下肆無忌憚的所作所為一手造成。

在這次紀念活動中，另一位引人矚目的國家元首是俄羅斯總統普京，他嫻嫻來運在場各國領袖握手，唯獨給特朗普加送一個豎起的大拇指，這一幕當然逃不過傳媒的鏡頭。美俄在一戰、二戰都是盟友，美國和當時的蘇聯更共同制定戰後國際秩序。今時今日，俄羅斯與歐盟的關係像花像霧又像雲，美國民主黨對特朗普「通俄門」窮追不捨，普京送給特朗普的大拇指，究竟為何事而豎？

阮籍與《酒狂》

吳念茲



文化什錦

初聽古琴曲，《酒狂》給我留下了較深印象。其實，不論對練習還是欣賞，《酒狂》都是一首入門級的曲子，不僅旋律容易把握，且從節奏、主題及至情緒，都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它更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一首詩。現今有不少古琴曲，都源自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王朱權所著《神奇秘譜》，《酒狂》也不例外。這個寧王被朱棣脅迫參與謀反，後者過河拆橋，於是朱權晚年頗不得志，多與文人往來，攻琴茶之事。據《神奇秘譜》記載，此曲係「阮籍所作也。籍嘆道之不行，與時不合，故忘世慮於形骸之外，託興於酗酒，以樂終身之志。其趣也若是，豈真嗜於酒耶？有道存焉，妙在於其中，故不為俗子道，達者得之。」也就是說，此曲深有寄託，有真實的情感和思想流露，而非飲酒入了佳境的放逸之作。

《世說新語》是南朝宋的一部小說，記載了不少文人高士的奇聞，當中第二十三個類目「任誕」下就收錄了幾則阮籍的故事。「任誕」即不遵禮法，我行我素，其中固然有無節制地享樂甚至有悖於道德的一面，卻也包含了格調高、真性情的名士風流。阮籍是竹林七賢之一，他們常常相聚在竹林，推杯換盞、高談闊論，故有此名。阮籍好酒更是出了名的，母喪期間，他沒有遵循古代禮法制度做到不飲酒、停止娛樂等等，反而參加宴會、大口喝酒吃肉。若遭人責備，他更是為自己辯白：「禮豈為我輩設也？」當然，他並不是沒有孝心，母親下葬時他傷心欲絕以至嘔血。此外也有不少士人為他開脫，將其視為超凡脫俗之人，阮籍離不開酒亦由此可見一斑了。除此以外，酒對阮籍而言別有用途。他有濟世之心，卻身逢亂世、不遇明主，據說因拒將女兒嫁給司馬氏，醉酒六十幾日使司馬昭毫無開口提親的機會。

今天我們還可以讀到阮籍留下的八十二首詠懷詩，第一首就寫到他撫琴的狀況：「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即是說難以成眠、借撫琴以抒懷。最值得注意的：「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襟」，可說是寫實，也可說象徵其高潔，不過我以為，此二句不是物象而是心象，見其心懷坦蕩、光明磊落，故而瀟灑自如沒有拘束。「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襟」也是我欣賞《酒狂》的原因，有人愛它自在生動，有人愛它絃外之志而不輕浮，我更愛它心下雖有哀傷，但其音直來直去、乾淨利落，其曲浩氣四塞、慷慨激昂，盡顯君子坦蕩蕩之風貌。

詩與歌不分家，明代琴譜《重修真傳琴譜》、《新傳理性元雅》都記有《酒狂》的唱詞，前者將全曲分作六個主題段，後者則分為七段，或感嘆世事無常，或寄託文人不得志的寂寞。不過，聆聽此曲時我並未將歌詞帶入；若就整體精神、意趣，甚至樂曲的結構來看，詠懷詩第七十九首可謂異曲同工之妙，象徵着高士的「奇鳥」悠遊於山間，「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傲九州，延頸望八荒」，真是意氣風發！後三句筆鋒一轉，「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還翔。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所寫不就是人與世的隔閡，比起不可避免的哀傷，他不願同流合污的高潔更教人激賞不已。

又一年金馬獎，多部口碑之作如《我不是藥神》、《邪不壓正》、《江湖兒女》等入圍角逐不同單元的獎項。驚喜的是，紀錄片《四個春天》也獲得「最佳剪輯」、「最佳紀錄片」兩項提名。

《四個春天》尚未正式公映，去年底與母親同遊北京，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看的首映場，當時便覺它是「金子」。作為四十五歲的陸慶屹導演首秀，電影從第一人稱的視角出發，拍攝家鄉貴州獨山縣父母生活。隨着導演的鏡頭，觀眾一步步地深入這個偏遠小村，一點點深入他所處的家庭，或是遠遠觀察，或是微微跟隨。鏡頭語言粗糲、莽撞，片段式的瑣碎，沒有什麼技巧，有點笨拙，勝在自然真實，感情私人卻很普世，觀影過半現場抽泣聲此起彼伏，能感覺到導演內心的真摯，在結構和敘事上下足了功夫。

每逢春節，散落四海的游子都會回歸故里，短暫的相聚，把親情調適到了最佳醇度。臘腸、煙花、晚會、年夜飯、串親戚……中國人的春節日常大抵相似。父親原是物理老師，卻對樂器痴迷，還會書法，能養蜂；母親則是一位既能歌善舞又勤儉持家的樂天派女人，臉上永遠掛着笑容，幹得了採摘草藥的山間粗活，對縫紉和理髮這樣細微的活兒也是得心應手；已年過四十的姐姐，依舊活潑幽默，無奈英年早逝，讓人惋惜；至今未婚的哥哥在鏡頭中習慣性沉默不語。導演用鏡頭見證了家庭的變化，父母在老去，子女在成長，每一秒都是鮮活的生命足跡。



畫外有音

提到法國巴黎著名的「紅磨坊」（Moulin Rouge），我們腦海中浮現出的畫面，多半與亨利·德·圖盧茲·勞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 Lautrec）所創作的海報有關。而在他紀錄十九世紀末巴黎紅磨坊內大量男女活色生香的主題作品中，有兩位康康舞者是他當之無愧的最愛——路易斯·韋伯和簡·艾薇兒。勞特累克對二人演出海報的精彩描繪不僅對當時紅極一時的紅磨坊有着巨大的推動作用和前所未有的廣告效應，更讓他個人的繪畫生涯因獨樹一幟的海報設計而聲譽鵬起。

說起路易斯·韋伯和簡·艾薇兒這兩位在勞特累克筆下出鏡率最高的舞者，就必須提到其二人所擅長的，自十九世紀中期便風靡法國巴黎，時隔一個多世紀仍經久不衰的康康舞。「康康」（Cancan）在法語中可被譯為醜聞，流言。這種時至今日仍是巴黎紅磨坊保留節目的舞蹈最初本是由男舞者表演，卻最終「陰盛陽衰」被年輕女學生、女性公職人員甚至妓女等兼職舞者徹底發揚光大。喧鬧的康康舞有着自由得體、熱情奔放的特點，需要極大的靈活性和非凡的活力。一群女舞者們身着寬鬆的長裙和用吊帶繫着的黑色長筒襪，整齊劃一地表演高踢腿、大劈叉和側手翻等招牌高難度動作，外加掀長裙及露大腿絲襪等尺度較大且極富挑逗性的舞姿，在十九世紀末期的巴黎賭場和歌舞廳中掀起一陣康康舞的熱潮。

提及康康舞的音樂伴奏，最耳熟能詳的旋律便是由德籍法國作曲家雅克·奧芬巴赫所譜寫的樂曲了。一八五八年，德籍法國作曲家雅克·奧芬巴赫創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輕歌劇《地獄中的奧菲歐》。值得一提的是，這部輕歌劇本身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並不為大眾所熟悉，但其序曲卻是廣為人知，更是經常在音樂會中被單獨演奏。序曲末尾高潮部分歡快活潑的

線和畫面中的留白，用半圓形黑色塊勾勒出圍觀者的剪影，並在前景用灰色描繪出韋伯的纖瘦男舞伴瓦勒頓，以此巨大的色差對比來凸顯畫面正中身着白裙黑絲的金髮女主角。由於長年在紅磨坊台下擁有固定座席，勞特累克通過敏銳的觀察和精準的動態捕捉抓住了被譽為「蒙馬特女王」的韋伯最富有挑逗性的撩裙踢腿瞬間。「貪食者」這個藝名被放置在畫面正中的醒目位置，上面重複三遍書寫的紅磨坊標題也是勞特累克首創。這張色彩鮮艷、主題鮮明的彩色石版畫海報是毫無疑問的傳世經典，作品不但一舉捧紅了畫中的舞者路易斯·韋伯和紅磨坊，更是讓勞特累克一舉成名，奠定了他成為海報設計先驅的基礎，且開啓了現代海報招貼畫同樣可以被當做藝術品來欣賞並收藏的先河。

得益於創作《拉·古魯》而獲得的成功，勞特累克的訂單日益增長，他開始不侷限於紅磨坊這個平台，開始涉獵蒙馬特高地甚至整個巴黎市中心的海報市場。除了路易斯·韋伯，還有一位與她同時代的女舞者有幸在這一時期成為了勞特累克筆下的經典形象。簡·艾薇兒，這位身形消瘦、優雅柔和、舞姿奔放卻不粗俗的舞者

與她的競爭對手「貪食者」韋伯成為了鮮明對比。如果說《拉·古魯》海報的重點僅是凸顯舞姿的話，以簡·艾薇兒為模特，同創作於一八九三年的《簡·艾薇兒在巴黎花園》和《日式酒館》兩幅廣告招貼畫則加入了更多的音樂元素，作品中展示其受浮世繪的影響也愈發徹底。《簡·艾薇兒在巴黎花園》表現出強烈的日式風格，除了女主角的踢腿造型用黑色輪廓線勾畫之外，連整個作品的畫框都用黑線勾勒出來，並巧妙地用樂手彈奏的貝斯作為畫框的一部分，這種描繪方式顯然吸收了他所崇拜的德加在《巴黎歌劇院樂隊席》中貝斯手的構圖和造型。

這一巧妙設計既突出了巴黎花園中的金牌舞者簡·艾薇兒，也將這座位於香榭麗舍大道上的歌舞廳特色凸顯出來，堪稱一舉兩得。



◀▲《簡·艾薇兒在巴黎花園》與《日式酒館》皆以舞者簡·艾薇兒為主角，音樂及浮世繪元素明顯 資料圖片

相比之下，《日式酒館》中的浮世繪元素則更為徹底。在日式文化被廣泛流傳和追捧的十九世紀歐洲下半葉，不僅如馬奈、莫奈、德加、梵·高等印象派大師收藏並借鑒浮世繪藝術，歐洲上流資產階級也熱衷於日式風情的家居裝飾。一八九三年，名為日式酒館的歌舞廳正式在蒙馬特高地上的馬迪大街開幕，其經理愛德華·富尼耶親自委託勞特累克繪製海報。抑或是為了與日式主題歌舞廳更為應景，畫家徹底摒棄了在《拉·古魯》和《簡·艾薇兒在巴黎花園》海報中對舞台地板的西方傳統透視法描寫，直接將女主角簡·艾薇兒安置在二維平面空間中，用完整的全黑色塊勾勒出她的曼妙身姿和優雅的儀態。坐在她身旁的作家愛德華·杜雅爾丹除了生動的面部描寫之外，身姿和樂池中的樂隊全部用灰色暈染，使得一襲黑衣的簡·艾薇兒從畫面中更加醒目地跳脫出來。畫面左上角的留白映襯出另一位戴着黑手套站在舞台上獻唱，卻將其面部忽略在畫面之外的女演員——伊維·吉爾伯特。這位當紅明星日後也成為了勞特累克最重要的創作靈感之一。

《四個春天》角逐今屆金馬獎的兩個獎項

四個春天，第一個歡快，第二個悲痛，第三個消沉，第四個孕育着希望。姐姐的離世無疑是影片最觸動人的部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情，在影片的表演中並不刻意，而是以一種鎮靜克制的鏡頭敘述。姐姐走了以後，父母的生活變得沉靜，歌聲與笑聲少了，父親不再玩弄樂器，母親以抄經靜心。姐姐生前愛花，父母便在墳前栽種花草，在陰雨濛濛的田野，二老撐着傘，唱歌跳舞，聊天逗笑，遠山雲煙漸散，小鎮人來人往。世間之事，無非柴米油鹽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燕子飛了來年還會歸巢，兒女漂泊在外，家裏總有一盞燈為你等候，萬物在春天總會復甦。人生不過是一個接一個的春天。

電影時間有限，無法一一細述每個人的故事，還有一個細節讓我難以忘懷：夜晚，平行地只隔着一堵牆的兩個房



間，母親在左邊的房間，整個上半身匍匐在縫紉機上，專注地縫衣做鞋，父親在右邊的房間，身子端正地坐在電腦前，專注地聽着那些流金歲月的音樂，彷彿人生百年，靜水流深，只此便不虛此行。老兩口簡直神仙夫妻，生活不完全圍着兒女轉，老有所樂不閒着。

《四個春天》角逐今屆金馬獎的兩個獎項

四個春天，第一個歡快，第二個悲痛，第三個消沉，第四個孕育着希望。姐姐的離世無疑是影片最觸動人的部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情，在影片的表演中並不刻意，而是以一種鎮靜克制的鏡頭敘述。姐姐走了以後，父母的生活變得沉靜，歌聲與笑聲少了，父親不再玩弄樂器，母親以抄經靜心。姐姐生前愛花，父母便在墳前栽種花草，在陰雨濛濛的田野，二老撐着傘，唱歌跳舞，聊天逗笑，遠山雲煙漸散，小鎮人來人往。世間之事，無非柴米油鹽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燕子飛了來年還會歸巢，兒女漂泊在外，家裏總有一盞燈為你等候，萬物在春天總會復甦。人生不過是一個接一個的春天。

電影時間有限，無法一一細述每個人的故事，還有一個細節讓我難以忘懷：夜晚，平行地只隔着一堵牆的兩個房

間，母親在左邊的房間，整個上半身匍匐在縫紉機上，專注地縫衣做鞋，父親在右邊的房間，身子端正地坐在電腦前，專注地聽着那些流金歲月的音樂，彷彿人生百年，靜水流深，只此便不虛此行。老兩口簡直神仙夫妻，生活不完全圍着兒女轉，老有所樂不閒着。

影像即生活

一雯



旋轉舞台

又一年金馬獎，多部口碑之作如《我不是藥神》、《邪不壓正》、《江湖兒女》等入圍角逐不同單元的獎項。驚喜的是，紀錄片《四個春天》也獲得「最佳剪輯」、「最佳紀錄片」兩項提名。

《四個春天》尚未正式公映，去年底與母親同遊北京，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看的首映場，當時便覺它是「金子」。作為四十五歲的陸慶屹導演首秀，電影從第一人稱的視角出發，拍攝家鄉貴州獨山縣父母生活。隨着導演的鏡頭，觀眾一步步地深入這個偏遠小村，一點點深入他所處的家庭，或是遠遠觀察，或是微微跟隨。鏡頭語言粗糲、莽撞，片段式的瑣碎，沒有什麼技巧，有點笨拙，勝在自然真實，感情私人卻很普世，觀影過半現場抽泣聲此起彼伏，能感覺到導演內心的真摯，在結構和敘事上下足了功夫。

每逢春節，散落四海的游子都會回歸故里，短暫的相聚，把親情調適到了最佳醇度。臘腸、煙花、晚會、年夜飯、串親戚……中國人的春節日常大抵相似。父親原是物理老師，卻對樂器痴迷，還會書法，能養蜂；母親則是一位既能歌善舞又勤儉持家的樂天派女人，臉上永遠掛着笑容，幹得了採摘草藥的山間粗活，對縫紉和理髮這樣細微的活兒也是得心應手；已年過四十的姐姐，依舊活潑幽默，無奈英年早逝，讓人惋惜；至今未婚的哥哥在鏡頭中習慣性沉默不語。導演用鏡頭見證了家庭的變化，父母在老去，子女在成長，每一秒都是鮮活的生命足跡。



◀《四個春天》角逐今屆金馬獎的兩個獎項 資料圖片

間，母親在左邊的房間，整個上半身匍匐在縫紉機上，專注地縫衣做鞋，父親在右邊的房間，身子端正地坐在電腦前，專注地聽着那些流金歲月的音樂，彷彿人生百年，靜水流深，只此便不虛此行。老兩口簡直神仙夫妻，生活不完全圍着兒女轉，老有所樂不閒着。

電影時間有限，無法一一細述每個人的故事，還有一個細節讓我難以忘懷：夜晚，平行地只隔着一堵牆的兩個房